

茄山河

从前一手好字很关键

文 / 赵韩德

从前佻镇上个人家,对小团个教育,既没多少道道。啥个奥数、奖牌、证书、起跑线之类,直直叫是闻所未闻。但对一桩事体,却邪重视,就是小团个写字。如果自家小团写个是一笔“蟹爬字”,爷娘勿仅冒火,往往还要赏其“毛栗子”或头塔。

所以初二时候,佻个班主任暨语文老师,勒家会长会上对佻爷说,依儿子迭位小同学各项成绩都勿错,作文也蛮好(此时佻爷听得有点神抖抖),就是字“太蹩脚”。佻爷为之一震。伊心事重重个回家,既没按当时个惯例让我头上挨毛栗子,反倒语重心长个搭我讲了个故事。佻爷个故事有几个“关键”,伊讲解放前要勒拉社会上谋个体面职业,一要衣衫整洁懂礼貌,二是必须有一手好字。好字胜过衣衫。

比如镇上大家伙非常敬重个黄老

师——就是“正谊小学”教美术搭手工个黄老师(搭佻爷同年)。黄老师小辰光家境贫寒,其爹又跛脚。但迭位老爹脚跛脑子勿跛,晓得要让儿子出道谋生甚至“坐写字间”,识字和写字是必须个。摆香烟摊个老爹节衣缩食让儿子读几年私塾(正规学堂上勿起)。而写字(主要是小楷)老师,也是跛老爹自家寻个。

跛老爹勤热闹繁华个洋泾古镇上摆香烟摊,常常有位老先生来买“青鸟牌”。老先生一年四季着长衫。大概怕冷,老戴一顶旧旧个“罗宋帽”。伊是清末秀才,学问全洋泾闻名。跛老爹殷勤搭徕,终于勒香烟摊上拜识了老先生,为儿子找到顶尖个小楷老师。佻爷搭仔黄老师是发小,当年曾与黄老师一起去过秀才老先生屋里,洋泾镇临大街个一幢木头房子个两楼,对面是著名茶楼“来今雨轩”。老先生家楼梯既没光线,脚高脚低个

摸索上去。屋里大窗临街,明亮,红木八仙桌上一枚砚台一个烟缸一包青鸟牌,四根红木长凳。老先生勒藤椅里看线装书。

黄老师到仔做学徒个年龄,大概十五六岁。跛老爹凭勒拉香烟摊上积累个人脉,曲曲折折个托来托去,终于托人拿黄老师带到了本地大佬信陈桂春面前。

老早,浦东人有个事伙会找“大佬信”。本地隔段辰光就会冒出一个“大佬信”——称不上族长,亦既有官职,更勿曾推选。大佬信是哪能样出来个,本地人勿晓得也勿深究。反正总会冒出一个大佬信,为伊拉出头,为伊拉作主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浦东地面,陈桂春是赫赫有名个大佬信。

现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高楼鳞次栉比,畅亮个大道宽阔如砥,车如流水马如龙,绿茵草坪大树林,既有民居。但其中单独留一座上世纪二十年代建造个中西合璧

个大宅第,红砖黑瓦,器宇非凡,迭个就是陈桂春故宅。后来成了吴昌硕纪念馆。

黄老师两手空空,兜里就一张精心书写个《黄庭经》。

陈桂春对求伊个穷人蛮客气,笑嘻嘻摸摸黄老师头,接过《黄庭经》眼睛一瞄。慢慢个讲:“我看,荐依到正谊小学做个教书先生倒蛮好。”样样子黄老师个人生道路就定了。佻爷说,小黄老师当时月薪十几个大洋,真了勿得!

故事讲完,佻爷朝我看,意思是依小子打算如何?

写蟹爬字个初二生说爷,既然依搭黄老师是从小要好个淘伴,葛就让我去跟黄老师学写字好哦?

迭样,黄老师成了我个毛笔字老师。我临个第一部小楷帖,就是《黄庭经》。

远开一点

吃相难看

文 / 彭瑞高

“吃相”的“相”,也作“姿势”“姿态”解。“吃相”即“吃的姿势”“吃的样子”。

“民以食为天”。一个“吃”字,是上海老百姓最重视的事情。惟其如此,上海人对“吃相”也很看重。一些老辈认为,吃相最能显露本相,从一个人的吃相,可以看出他的出身、家教和涵养功夫。为此,许多家庭把拥有良好的“吃相”,看成家庭成员尤其是小辈的一项基本行为准则,从小就为“吃相”定出了许多规矩。

上海市民家庭,当然不会像钟鸣鼎食之家那样,对“吃相”有那么多的死板要求。但一般市民家庭,在“吃相”方面都有那么几条不成文的“家教”——

一是在餐桌上,要让长辈先动筷子,开饭也好,新上菜也好,小辈都要让长辈先动筷尝过,然后再举筷;二是别人在挟菜的时候,不可在对方手臂上“搭桥”把筷子伸过去;三是挟菜要“一筷头”,不可撮了放下,挑精拣肥;更不可撮了这个碗,又去撮那个碗。四是吃饭不能有声音,包括不要讲话、不要嚼嘴,筷子汤勺不宜与锅碗碰出太响的声音等。至于把饭碗端到门外去吃,吃粥时发出“呼噜噜”的响声、吃饭时把脚翘上凳子等,那更是属于“讨骂”的坏“吃相”。

现在的上海话,“吃相”已不仅仅局限于“吃”字了。如:“这个人吃相难看!”“她对待老人怎么这副吃相?”说这话时,“吃相”的意思已大为扩展,延伸为“样子”“模样”,跟广义上的“腔调”趋同,成为一个典型的上海话用词。

【本栏文章可尽量用沪语转换读——编者】

也说“大沪”

文 / 丁宇光



读贵报4月2日“上海闲话”栏目顾麒麟先生《吓丝丝个大沪电影院》一文,一下子把我个思绪拉回到六十多年前。

大沪电影院坐落个甬个商场叫“静安商场”。当时我还是学生,学校宿舍就勒附近,

去一趟“大沪”也就十来分钟,所以课余常去伊搭逛商场看电影。

“大沪”可说是上海滩唯一一座有三层楼格局个电影院,正如顾文所说,是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。本人年轻时喜爱收藏各种票据,

尤爱保存电影说明书,记得当年,每家电影院入场口都有个放说明书个小柜,供观众自取。顾文读后,我“翻箱底”居然翻出了当年“大沪”个电影票根搭一张印有“大沪”字样个电影说明书!

样是一张少见个,印有“大沪”院名个说明书。因为通常说明书勿印院名。当时电影院档次分明,头轮个有大光明、和平等,二轮个有金城、永安等,像“大沪”及勿远处个“新新”(即今“百乐门”旧址),都属三轮。新片或进口大片即按档次播映,而说明书一般都是轮番使用个。

迭张“大沪”票根,背面印有票价1500元,样是币改前个数值,即今0.15元。印象中,0.15元可买一付大饼油条加一碗咸浆,差勿多是现在五块钱左右。当然,头轮及二轮票价,就勿止0.15元了。

虽然现在“三层宝塔状个电影院”已勿复存在,但翻阅当年“大沪”个票根搭说明书,仍令人勿胜感慨。

沪语中古语

“弹眼落睛”寻本字

文 / 叶世荪

上海话“弹眼落睛”,形容眼睛瞪得很大地注视。或者用来表示好到让人瞠目惊奇,或者用来表示怒目而视、瞪着眼睛凶相毕露的样子。2015年5月1日,《新民晚报》刊载一篇介绍虹双喜彩虹乒乓球台的文章,题目就叫做《彩虹球台弹眼落睛》。意思是让人看后惊诧不已。

然而,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,弹和落两字,都没有突出、张大、注视这类含义。因此也有人就写作“凸眼”或“绿睛”。正确的写法应该是“眈眼眼睛”。

眈,现代汉语只用来表示地名。江苏位于洪泽湖边的盱眙,因为所盛产的小龙虾,曾经风靡一时。但此处的眈读yī。在古代汉语中,眈除了用作地名外,主要的含义是“直视也,视不移也”(《说文解字》)。晋代吕忱作的《字林》进一步注释为:“惊视貌”。在读音方面,眈在古代是个多音字。上海话在这里留下的,是近“台”的读音。即《说文解字》所注的“从目台声”。另有多位学者考证说,眈字在上古时就是读弹。

至于曈字,《集韵》注为“龙玉切,音录,

谨视貌”。就是仔细端详的样子。

眈眼眼睛,四目传神,一望便知与眼睛有关。淋漓展示了汉语作为象形文字,其表达时所特有的美妙意境。可惜日久天长,鲁鱼亥豕,眈眼眼睛失去了原来优雅的表象。人们只认弹眼落睛了。当然,纠正既有习惯并非必须。我们只要知道,许多上海方言词语,尽管更迭变化,但确实是和普通话一样,是嫡出正宗古汉语的。更何况“弹”字在上海话中,现在也被赋予凸起、突出的意味,与瞪圆眼睛的状况多少有点联系了。

闲话闲侃

盲人按摩院个奇遇

文图 / 阿仁

十几年前头,上海滩一记头喻出来勿勿少少个盲人按摩店来。按摩推拿勿是由大小姐来,小阿姨来动手动脚,是请来了盲人技师来打工,安全系数倍增。盲人,老上海人称之为瞎子。聋哑人,上海人称之为聋子、哑子。后来为了尊重残疾人,就规范为盲人了。平常大家攀谈,还会讲出瞎子、亮子来。但是到了书面文字就勿作兴沿用老个讲法了。我曾经写过一篇申花球迷中个一位盲人去虹口足球场看球个故事。标语勿敢用瞎子看球了,只许盲人看球。味道虽然缺缺,但是文明礼貌了。甬个也算是一句老话。

记得伊个辰光盲人按摩店方兴未艾

时,我搭朋友

老方半夜时分



路过一片盲人按摩店,老方表示伊要进去放松放松。老方其实是有点醉了。刚从酒水台上撤退下来,伊走路已经歪歪斜斜了。我只好作陪。我是一点点勿欢喜搭人家捏捏

弄弄,从来勿进脚摩店。现在只好行一记。为朋友两肋插拳。

店堂间里向有按摩床一排。账台上有人安排阿拉平躺下来。出来两位盲人做起生活。盲人师傅年纪

都勿大,最多三十也勿到。伊拉都戴好了墨镜,披了医生大褂,一路摸摸索索走到床头。问好了需要推拿个部位就入手按摩。因为年轻,手里劲道大、力道粗。我有点吃勿消。盲人师傅一面动作一面问:“此地痛哦?”“此地酸哦?”我连连呼叫:“痛、痛、痛!”“酸、酸、酸!”盲人师傅笑了:“痛就对了!酸就对了!依老底仔做过重生活,留下毛病了。”我年纪轻时做过八年装卸工,背过大包、扛过大米。看来盲人师傅有点来头。侧过面孔一张,老方已经呼呼入睡。醉了,用榔头也敲勿醒了。后来搭盲人师傅东拉西扯。伊讲伊个残疾家史,我讲我个务农生涯。言谈甚欢。伊拉几位按摩师傅都是从专科学校里进修过个,如今可以自食其力,令人同情。最后弄醒老方,结账开路。老方撰

派头,多买了一个钟点个单,也算有点小小慈善之心。走出老长一段马路,我发觉帽子还忘记勒按摩店。回进店堂时,勿见一人。一侧个小间里有人声响。推门进去,我厥倒。刚才个几位盲人师傅全勿是瞎子,伊拉脱了盲公镜正围勒一起斗地主。“一对!”“顺子!”“炸弹带牌!”个个眼珠子碧碧绿、锃锃亮。假瞎子看见我也勿好意思了,伊拉又变成了哑子了。我也哑脱哉。样可以算是奇遇吗?上海闲话里骂人有一句:“瞎脱依眼睛!”放到此地,正好。

更正 上期《雁荡路浪向拗手劲》中“味香斋”应为“味香斋”。特向读者、作者致歉。编者